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心灵的再发现

(中文修订版)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A Chinese Revision)

[美] 约翰·R·塞尔 (John R. Searle) / 著
王 巍 / 译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心灵的再发现

(中文修订版)

[美] 约翰·R·塞尔 (John R. Searle) / 著

王 巍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的再发现/(美) 塞尔 (Searle, J. R.) 著; 王巍译. —2 版 (修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5016-1

I. ①心… II. ①塞…②王… III. ①心灵学-哲学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8557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心灵的再发现 (中文修订版)

[美] 约翰·R·塞尔 (John R. Searle) 著

王巍译

Xinling de Zaifaxi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次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2012 年 2 月第 2 版
印 张	14.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2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致 谢

在好几年里，我从与朋友、学生和同事的关于本书议题的讨论与 ix
对话中获益良多。我不认为能够感谢全部人士，但我想对下面这些人表示特别的谢意：奥伯特（M. E. Aubert）、约翰·巴塔里（John Batali）、凯瑟琳·卡林（Catharine Carlin）、安东尼·达迪斯（Anthony Dardis）、休伯特·德赖弗斯（Hubert Dreyfus）、哈纳·菲利普（Hana Filip）、杰里·福多（Jerry Fodor）、维诺德·戈尔（Vinod Goel）、史蒂凡·哈那德（Stevan Harnad）、珍妮弗·赫丁（Jennifer Hudin）、保罗·库伯（Paul Kube）、欧内斯特·洛普勒（Ernest Lopore）、伊丽莎白·劳埃德（Elisabeth Lloyd）、柯克·路德维克（Kirk Ludwig）、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兰德尔·帕克（Randal Parker）、乔尔勒·普劳斯特（Joëlle Proust）、欧文·罗克（Irvin Rock）、查尔斯·西沃特（Charles Siewart）、梅丽莎·沃恩（Melissa Vaughn）、凯莱·弗纳里斯（Kayley Vernallis）。

这些只是很多帮助过我的人中的一小部分。我不仅在伯克利，而且在法兰克福大学、威尼斯大学、佛罗伦萨大学、柏林大学和罗格斯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报告过这些思想。我最好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之



一是我的学生，我很感谢他们不屈不挠的怀疑态度。至于机构方面，我要感谢加州大学的学术评议会研究委员会和校长办公室、伯克利分校，尤其是意大利贝拉吉奥（Bellagio）的洛克菲勒基金中心。

本书的有些材料曾以初步的形式发表过。尤其是第七章和第十章，是从我的论文《意识、说明反演与认知科学》（Consciousness, Explanatory Invers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 《行为与脑的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1990）发展而来的，第九章是基于我在1990年的美国哲学协会的主席致词。

- × 我尤其感谢内德·布洛克（Ned Block），他阅读了整部手稿，给了我很多有益的评论。最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达格玛·塞尔（Dagmar Searle）一贯的帮助和建议。她一直对我的才智有最大的影响，也是我的勇气和灵感的最强来源。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目 录

致 谢.....	1
导 论.....	1
第一章 心灵哲学哪儿错了.....	5
第二章 唯物论的近代历史：同样的错误一再重复	26
附 录 常识心理学有问题吗	51
第三章 打破成见：硅制大脑、有意识的机器人和他心	56
第四章 意识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70
第五章 还原论与意识的不可还原性	90
第六章 意识的结构：导论.....	102
第七章 无意识及其与意识的关系.....	120
第八章 意识、意向性与背景.....	139
第九章 认知理性批判.....	157
第十章 正确的研究.....	182
参考书目.....	199
主题索引.....	211
人名索引.....	219

导 论

本书有几个任务，有些不能很快地综述，只能在读者的进展中突 xi 现。最容易表述的任务是：我要批判并克服心灵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物论”和“二元论”传统。因为我认为意识是主要的心智现象，所以我想先严格地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考察意识，最终埋葬把心灵视为计算机程序的理论。我也想提出些建议，革新心智现象的研究方式，为心灵的再发现辩护。

差不多 20 年前，我开始研究心灵哲学中的问题。我需要“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为我的言语行为理论提供基础，并完成该理论。我认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分支，所以如果没有关于心灵和语言的联系以及意义——语言要素的“派生意向性”（derived intentionality）——如何以生物学上更基本的心灵/脑的“内意向性”（intrinsic intentionality）为基础来解释，那么关于语言的理论是不完备的。

当我阅读权威作者的著作并把他们的观点向学生解释时，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毫不例外地否认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心灵的真理。那时候（现在也是），人们很普遍地（含蓄或明确）反对以下论



- xii 断：我们有内部的、主观的、定性的意识状态，我们也有内意向性的心智状态如信念、欲望、意向以及知觉。意识和意向性都是由大脑中的较低层的神经元作用导致的生物过程，彼此不能相互还原。此外，意识和意向性不可分离，我们只能通过可进入的意识来理解无意识的意向状态。

所有这些在当时以及现在都被流行观点所否定。主流的正统观点包括各种版本的“唯物论”。糟糕的是，唯物论的反对者经常接受“属性二元论”（property dualism），因而接受我一度认为已长期名誉扫地的笛卡尔观点。我当时所论证（Searle, 1984b）并且要在这里重复的是，我们可以接受物理学的明显事实——世界完全由力场中的物理粒子组成——而不否认在世界的物理性质中还有像内部的、定性的意识状态和内意向性这样的生物现象。

差不多是我开始对心灵问题感兴趣的同时，认知科学这门新学科诞生了。认知科学许诺打破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传统，因为它宣称进入心灵的黑箱并检查它的内部操作。但不幸的是，最主流的认知科学简单重复了行为主义的最坏错误：他们坚持只研究客观上可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忽略了心灵的本质特征。因此，当他们打开大黑箱时，在里面只找到了很多小黑箱。

因此在我的研究中，从主流的心灵哲学或认知科学中没有获得什么帮助。我继续努力发展自己的“意向性”概念及其与语言的关系（Searle, 1983）。然而，只是发展关于意向性的理论就留下了很多未讨论的大问题，更糟的是，还有很多流行的错误未能回答。本书试图能够至少填补一些空白。

- xi 哲学上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明确世界的两类特征，即那些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的内在特征和那些相对于观察者或使用者而存在的特征。例如一个物体有质量，这是它的内在特征。如果我们都死了，它仍然会有质量。但是，同一物体是个浴缸，这不是它的内在特征，它只相对于使用者或观察者而存在，使用者和观察者赋予它浴缸的功能。有质量是内在的，成为浴缸却是相对于观

察者的。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会研究质量，却没有浴缸的自然科学。

贯穿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试图弄清心灵哲学中的哪些谓词命名的特征是内在的，哪些是相对于观察者的。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主要曲解，是假定计算是世界的内在特征，意识和意向性是可消除的，要么成为其他东西，要么是因为它们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或者可还原为更基本的东西，如计算。在本书中我证明了这些假定完全是倒退：意识和意向性是内在的、不可消除的，计算——除了少数情形中计算是由有意识的心灵完成的——是相对于观察者的。

现在介绍一下本书的梗概以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前三章批评心灵哲学中的权威观点，试图克服二元论和唯物论，尤其是唯物论。我一度想称全书为“心灵哲学哪儿错了”，但最终这只是前三章的主题，成了第一章的题目。接下来五章，从第四章到第八章，我试图系列地描述意识的特征。一旦我们超越唯物论和二元论，我们如何定位意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第四章）。根据科学还原的标准模式，意识是不可还原的，我们如何对待（第五章）？最重要的是，意识的结构特征是什么（第六章）？我们如何对待无意识及其与意识的关系（第七章）？意识、意向性以及使我们在世界上像有意识的生物一样生活的“背景能力”（Background capacities）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八章）？在讨论过程中我努力克服各种笛卡尔式的习惯用语，如属性二元论、内省主义（introspectionism）、不可纠正性（incorrigibility），但这些章节主要不是批判的。我试着把意识定位在我们的总世界观之中以及我们其他的心智生活中。第九章扩展了我早期（Searle, 1980a and b）对认知科学中主导范式的批判。最后一章就我们如何研究心灵而不犯这么多错误提出一些建议。xiv

我在本书比在自己的其他书中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观点。这使我特别紧张，因为很可能像别人糟糕地误解我一样，我也会误解别人。在这方面，第二章使我最头痛，我只能说我努力公平地综述与我不合的观点。参考文献主要是我初学哲学时读的书——维特根斯坦（Witt-



genstein)、奥斯汀 (Austin)、斯特劳森 (Strawson)、赖尔 (Ryle)、黑尔 (Hare) 等人的书——很少或没有涉及其他作者的著作。在潜意识中我认为,我相信哲学质量与参考文献的数目成反比,没有哲学巨著会包含很多注脚(不考虑它的其他缺陷,赖尔的《心灵的概念》[*Concept of Mind*] 就是这类的模型:它没有注脚)。现在不可能没有参考文献,但我更愿意漏掉一些而非多放一些。

xv 书名显然是对布鲁诺·斯内尔 (Bruno Snell) 的经典著作《心灵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表达敬意。希望我们在重新意识——真实的东西,既不是笛卡尔学派的代用品也不是行为主义的鬼魂——的过程中也重新发现心灵。

第一章 心灵哲学哪儿错了

一、对心身问题的解决，为什么很多人更喜欢问题而非解决

著名的心身问题是过去两千年来很多争论的来源，它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自从一个世纪之前开始大脑研究工作以来，对于受过教育的人们而言就有了解决办法，而且我们都知道它是真的。这就是：心智现象是由大脑中的神经生理作用导致的，其本身就是大脑的特征。为了把这个观点和该领域中的其他理论相区别，我称之为“生物自然主义”（biological naturalism）。心智事件和过程就像我们生物自然史中的消化、有丝分裂、成熟分裂、酶分泌一样。

生物自然主义自身也有很多问题。神经生理作用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神经解剖学的元素，如神经元、神经突起、神经突起分裂、受体、线粒体、神经胶质细胞、传导液等，如何产生心智现象？如何产生我们不同的精神生活——痛苦、欲望、愉快、思想、视觉、信念、味觉、嗅觉、焦虑、恐惧、热爱、憎恨、失望和兴奋？神经生理学如何说明我们的心智现象，包括意识和无意识？这些问题是神经科学的



主题，正如我写的，差不多有成千上万的人研究这些问题。^[1]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神经生物学的。有些是哲学的、心理学的或认知科学的。哲学问题有：究竟什么是意识？有意识的心智现象究竟如何和无意识相连？什么是“心的”专有特征，如意识、意向性、主观性、心智因果？它们究竟如何发生作用？“心的”现象和“物的”现象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我们能否描述这些因果关系而避免“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

我将在后面讨论这些问题，这里提一个明显的事实。我说过心身问题的解决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很多甚至大多数专家并不认为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他们甚至认为我提议的解决方案不是真的。如果我们调查过去几十年的心灵哲学领域，会发现少数人是坚持意识和意向性的实在性和不可还原性的，他们自认为是属性二元论者，而大多数主流团体自认为是这种或那种的唯物论者。属性二元论者认为心身问题非常困难，可能是无法解决的。^[2]唯物论者同意如果意向性和意识真的存在并且不能还原为物理现象，那就真的会有困难的心身问题，但他们希望“自然化”意向性乃至意识。“自然化”心智现象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还原为物理现象。他们认为，接受意识和其他心智现象的实在性和不可还原性，就是接受某种形式的笛卡尔主义。他们看不出这种观点如何能够和我们总的科学世界图像相一致。

我相信两种观点都是极端错误的。他们都接受一套特定词汇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假定。我打算表明这套词汇是过时的，这些假定是错误的。有必要表明二元论和一元论都是错的，因为一般认为它们穷尽了领域，没留下其他选择。我的大多数讨论将指向不同形式的唯物论，因为它是主导性的观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今天一般被认为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它被设想为与科学世界观不一致。

因此我在本章和下一章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样的智力发展的历史和环境使得我们难以发现我关于心身问题的简单观点？什么使得唯物论好像是心灵哲学的惟一理性选择？本章和下一章是关于心灵哲

学的现状的，可以取这样的题目：“心灵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哪儿错了？”

从最近 50 年的观点看，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某些分支呈现出一个很奇怪的景象。过去 50 年心灵哲学主流的最显著特征是，它显然是错的。我相信当代分析哲学中没有其他领域可以说是如此不合理。例如语言哲学通常不会否定语句和言语行为的存在；然而在心灵哲学中，很多（可能是大多数）此领域的顶尖思想家一再地否定关于心灵的明显事实，例如我们真的有主观意识的心智状态，这些不可消除为其他东西。

如此之多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讲了这么多话，怎么会至少在我看来明显是错误的？哲学中的极端观点几乎从来不是愚蠢的，一般都有很深入而有力的理由来支持。我相信，现在的这批观点后面没有表达出来的假定之一是，它们代表了在科学上惟一可接受的观点，来替代与传统二元论、灵魂不朽论、唯灵论等走在一起的反科学主义。接受现时观点的动机不是因为信服它的真理，而是担心它是惟一的选择，即我们默认，必须在由现在这种或那种版本的唯物论所代表的“科学”进路与由笛卡尔主义或其他传统宗教性的心灵观念所代表的“反科学”进路之间作出选择。和第一个事实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奇怪事实是，很多权威作者的著作深陷于传统的词汇和范畴。他们真的认为，陈旧的词汇如“二元论”、“一元论”、“唯物论”、“物理主义”等或多或少有清楚的意思，问题必须由这些术语提出并解决。他们使用这些词语时既不困惑也不反讽。本书的诸多目标之一，就是想表明这些假定是错误的。如果正确理解，很多现在流行的观点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专门科学的知识是不一致的。为了说明我们的知识是真的，我们将不得不挑战传统词汇后面的假定。

在鉴定这些不可信的观点之前，我想考察一下表述风格。作者在想说似乎愚蠢的东西时，很少明确地表述，往往通过使用一套修辞或文体的方法来避免直接说出来。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到处讲很多不可捉摸的废话。我认为好多人的著作显然认为我们真的没有心智状态，如



信念、欲望、恐惧等。但很难找到他们实际直接表述出来的段落。他们往往想保留常识词汇，但否认它真的指称真实世界中的任何东西。另一种掩饰不合理的修辞学方法是给常识观点一个名字，然后通过名字而非内容来否定它。现在很难直接说“人类没有意识”。而老练的哲学家给人类有意识这一观点一个名字，如“笛卡尔直觉”（Cartesian intuition），然后他（或她）开始挑战、质疑、否认“笛卡尔直觉”所描述的东西。同样很难直接说历史上没有人吃或者喝，因为她会口渴，会饿；但挑战你可以事先称之为“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东西就容易了。为了给这种伎俩一个名称，我称之为“起名”（give-it-a-name）伎俩。另一种伎俩，也是最流行的伎俩，我将称之为“科学英雄时代”（heroic-age-of-science）伎俩。一个人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或她）努力把自己的主张和过去的伟大科学发现相类比。这个观点看起来很蠢吗？好吧，过去的伟大天才看起来比那些无知的、教条的、偏见的人更蠢。伽利略是个很好的历史类比。用修辞来表达，这种观点就是要使你作为持怀疑态度的读者觉得，如果不相信他们提出的观点，你的态度就像是贝拉明（Bellarmine）主教对于作为作者的伽利略。^[3]其他流行的还有“燃素”（phlogiston）和“生命元气”（vital spirit），这些观念迫使读者认为，如果自己怀疑，例如计算机真的在思考，这只能是因为读者相信了不科学的东西，如燃素或生命元气。

二、六种不大可能的心灵理论

我不会提供当代哲学和认知科学中流行的、不合理的唯物论观点的全部清单，只列出六种来感受一下。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反对我们日常心智生活的存在和心智特征。他们都试图这样或那样地贬低日常心智现象，如信念、欲望和意向，怀疑心灵的一般特征如意识性、主观性。^[4]

首先，这些观点最极端的版本是心智状态完全不存在。自称为“消除式唯物论者”（eliminative materialist）持这种观点。和广为接受的信念相反，这种观念认为像信念、欲望、希望、恐惧等这样的东西并不真正存在。这种观点早期的版本由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63）和罗蒂（Rorty, 1965）提出。

第二种观点经常被用来支持消除式唯物论，宣称常识心理学无论怎样都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观点是由丘奇兰德（P. M. Churchland, 1981）和斯蒂克（Stich, 1983）提出的。常识心理学宣称人们因为渴而喝，因为饿而吃；人们有欲望和信念；有些信念是真的或假的；有些信念比另一些得到更好的支持；人们有时因为想做某事而去做；人们有时会痛；他们经常不开心，诸如此类以至无穷。常识心理学与消除式唯物论之间的关联是：常识心理学被认为是一种经验理论，它假定的实体，如痛苦、愉快、痒等，从本体论来讲都被认为是和夸克、介子一样的理论实体。如果理论完了，理论实体也随之完蛋：表明常识心理学是假的，将会取消接受常识心理学实体存在的任何辩护。我真诚地希望我没有对这些不合理的观点不公平，但我必须承认他们确实令我震惊。让我继续列举下去。

第三种同样的观点认为，称为心智状态的并没有什么特别是“心的”。心智状态完全存在于彼此的因果关系以及系统的输入输出之中。这些因果关系能由任何具有正确因果性质的系统所复制。所以一个由石头或者啤酒罐组成的系统，如果有正确的因果关系，必将具有像我们一样的同样信念、欲望等，因为这就是拥有信念和欲望的全部。这种观点最有影响力的版本被称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它被广为接受，成为当代的正统观点。

第四种不合理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最有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是计算机仅仅通过有正确的输入输出，运行正确的计算机程序，也可以拥有——事实上必然有——思想、感情和理解力。我在其他地方命名这种观点为“强人工智能”（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但它也被称为“计算机功能主义”（computer functionalism）。



第五种不可信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关于信念的心智词汇，如欲望、恐惧、希望等，真的是指内在的心智现象，而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它只是一个说明和预测行为的有用词汇，但不是真正地指称真实的、内在的、主观的心理现象。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使用这种常识性的词汇是个使“意向姿态”（intentional stance）朝向一个系统的问题。^[5]

第六种也是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意识可能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内部的、私人的、主观的、定性的感觉或知觉现象——根本不存在。很少有人清晰地提出这种观点。^[6]很少有人愿意直接说意识不存在。但这种观点近来变得普遍，因为有人重新定义意识，它不再指称实际的意识状态，即内部的、主观的、定性的、第一人称的心智状态，而是可公共观察的第三人称的心智状态。这些人假装认为意识存在，但事实上最终否定它的存在。^[7]

8 心灵哲学中的错误有时候也导致语言哲学中的错误。在我心目中，来自刚刚考虑过的同样例子，语言哲学中一个不可信的论题是，就意义而言，没有语言行为之外的事情。最有名的是蒯因（Quine, 1960）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无论是你还是我说“兔子”时，我们并不意指兔子、兔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是兔子生活历史中的场景。^[8]

面对所有这些，人们将做些什么呢？对我而言，说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并不足够。我认为一个具有足够耐心和时间 的哲学家应该坐下来一点一点、一条一条地反驳整个传统。我曾经努力反驳过一个专门的论题，即计算机仅仅通过运行计算程序（“正确的”计算程序加上“正确的”输入输出）就能有思想、感情和理解（Searle, 1980a）。这种强人工智能的观点是个很吸引人的靶子，因为它相当清楚，所以有简单而决定性的反驳，而且这个反驳能够推广到其他版本的功能主义。我也努力反驳蒯因的“不确定性论题”（thesis of indeterminacy; Searle 1987），我相信它会遇到正面攻击。然而有些观点比较难搞。例如，人们如何反驳意识不存在的观点？我是否应该掐住这种观点的